



HEI AN DE XIN ZANG

[英]

约瑟夫·康拉德 著

黑暗的心脏



562367

[英]

约瑟夫·康拉德 著

黑暗的心脏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吴晓玲
孔令新
装帧设计：韩济平

黑暗的心脏

〔英〕约瑟夫·康拉德著

王金铃 等译

*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（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）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12.875印张 2插页 286千字

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—31,300

书号 10331·47 定价 1.90元

目 录

“水仙号”上的黑人	尧雨译 (1)
青春	于干译 (153)
黑暗的心脏	王金铃译 (192)
台风	吴马译 (314)

“水仙号”上的黑人

第一章

“水仙号”上的大副贝克先生一步跨出灯火通明的官舱①，来到后甲板的一片黑暗之中。他的头顶上，在尾楼端部值夜的人连敲了两响钟。九点了。贝克先生提高嗓门问上面值夜的：“所有的水手都上船了吗，诺尔斯？”

那人一瘸一拐地爬下梯子，想了想，说：

“我想都到齐了吧，先生。老水手都在那儿了，还来了一帮新手，……他们一定全在那儿了。”

“告诉水手长把所有的水手都叫到船尾来，”贝克先生接着说，“再叫个小家伙提一盏亮一点的灯来，我要清点人手。”

主甲板的后半部也是昏昏暗暗的，但在通向船首的半路上，穿过水手舱②两扇敞开的门，两道雪亮的灯光划破了这笼罩在船上的宁静的夜幕。在那边，能听见嘈嘈嗡嗡的说话声。左右舷灯光照亮的各个门道里，不时出现几个晃动的人影，那人影黑糊糊的，看不清轮廓，就象薄铁皮剪出来的人像似

①官舱，商船高级职员们的舱房。

②水手舱，商船水手们住的统舱。

的。帆船预备出海了。船上的木匠已经钉牢舱口条板上的最后一个木楔，他丢下大槌，不慌不忙地擦着脸上的汗，此时钟敲了五响。甲板都已冲刷干净，起锚机也上了油，准备起锚。粗大的拖缆顺着中甲板的一侧，盘在一起，它的一端向上翘起，挂在船头，等待翌日清晨匆匆赶来的拖轮，这拖轮总是在清凉、宁静的凌晨匆匆而来，喷吐着热气和烟雾，翼轮拍打水面，哗哗直响。船长正在岸上，一直在忙着雇几个新水手来补充水手班子；船上的高级船员忙完一天的工作，都躲到一边享清闲去了。天黑下来不久，那些上岸闲逛的水手和新雇的水手，纷纷乘舢板来到船边。划舢板的是一些身穿白布衣衫的亚洲人。舢板还没靠近舷梯，他们就为船钱而拚命讨价。东方人说话时急促、刺耳的叫喊，和水手们醉醺醺的蛮横吆喝纠缠在一起；划舢板的仅仅为五个安那^①到半个卢比的小费，可以撒谎放刁，苦苦哀求；水手们则竭力还价，高声斥骂，把东方这星光绚丽、和平静谧的气氛全给破坏了；游荡在孟买港^②上的人都知道，又有一批新水手登上了“水仙号”。

吵闹声逐渐平息。小舢板不再是三五成群、水花飞溅地蜂拥而至，而是一只一只地靠拢过来，在低低的争辩声中，间或能听到高声大骂：“一个子儿也不多给！去你妈的！”接着就有一个人摇摇晃晃地爬上舷梯——这黑影肩上还稳稳当地扛着一个大包。船头的水手舱里，新来的水手们站在用绳子捆得结结实实的箱子和行李卷中间，身子还有点站立不稳，他们正和老水手们打招呼。老水手们分坐在双层铺上，用挑剔而友好的目光评判未来的伙伴。高处悬挂着两盏桅灯，投下耀眼的

①安那，从前在印度、缅甸流行的钱币，16安那合1卢比。

②孟买港，印度重要港口，为一个邦的首府。

光，上岸时戴的圆帽已被推到后脑勺，或是早已滚落到甲板上的链索中间去了；白衬衫的领子在通红的脸膛两边敞开，衬衫袖子箍着的粗壮胳膊比比划划；渐渐高涨的喧闹声中，不时爆发出阵阵狂笑和声嘶力竭的大喊大叫。“喂，宝贝，快爬到那张床上去！”——“你再说一遍！”——“上次在哪条船上混？”——“我当然知道那条船”——“三年前，在普吉湾①”——“这张床铺渗水，你可要当心！”——“来来，咱们来摇摇这只箱子！”——“谁带酒来了，谁上岸是阔少爷？”——“给点叶子烟吧！”——“我知道那条船，船长狂喝滥饮丢了命！”——“他是个花花公子。”——“可不是吗，老喜欢喝得酩酊大醉”——“不行！”——“别吵了，你们这些家伙！”——“告诉你们，你们可是上了一条小破船儿，他们付了钱，可是要你我穷哥儿们来卖命啊！——”

一个真名克雷克、绰号贝尔法斯特的小个子水手，正在恶狠狠地咒骂这条船，他信口胡诌，无非是想找点话茬来吸引新水手们的注意。阿尔奇侧身坐在他的衣箱上，双膝蜷曲在一旁，内行地干着针线活，把一块白补丁缝在一条蓝裤子上。在身穿黑短褂、衬衫领子高高翻起的人们中间，有几个赤脚露臂的汉子，他们的花衬衫敞着怀，露出一片茸茸的胸毛。这帮人在水手舱中间你推我搡，笑着喊着骂着，几个人扭作一团，东倒西歪。这些人只要一搭上腔，立刻就要骂街。一个在俄国出生的芬兰人，身穿粉红条纹的黄衬衫，在乱蓬蓬的浓发下面，一双迷惘的眼睛正向上凝视。两个大个子青年——他们是斯塔的纳维亚人——嘴上无毛，一脸稚气，正一声不响地相互帮着

① 普吉湾，太平洋西北部的一狭窄海湾，在美国的华盛顿州。

铺被，对喧闹和无聊的咒骂，只报以恬静的微笑。老辛格尔顿，船上资格最老的一位干练水手，坐在甲板一端的桅灯下面，光着上半身，强壮的前胸和发达的肌肉上，文刺着条条斑纹，仿佛一个吃人肉的首领。在红蓝斑纹之间，白皙的皮肤象缎子一样熠熠发光；他光裸的后背靠在船头斜桅①的基部，宽大的脸膛被太阳晒得黝黑，他正戴着花镜读一本书，举着书本的手伸出去有一臂远的距离。这副眼镜和他那令人肃然起敬的花白胡子，使他看上去俨然是位有学问的、粗犷豪放的头领，野蛮人智慧的化身，这智慧能使人在不敬上帝、亵渎神灵的动乱世界之中独善其身！他被书中的情节深深地吸引住了。每当他翻一页书，布满皱纹的脸上便掠过一道严肃而惊异的表情。他在读《佩兰姆》②。白尔瓦·李顿③的通俗读物出现在南行船上的水手舱里，这倒是不寻常的奇妙事情。对于聚居在世界上那些黑暗、动荡地区的大孩子们来说，作家精心编撰的离奇情节，在他们那简单的脑袋瓜里究竟唤起了什么意念呢？他们那朴实而缺乏经验的心灵，在这些奇妙的文句中究竟能体会出什么含义呢？究竟什么使得他们激动感奋，使他们流连忘返，使他们心满意足呢？真是神秘莫测！是那百思不得其解之处令人神往？还是那荒诞离奇的情节引人入胜？要不然就是这些脱离尘世的人们受了故事的激励，竟恍恍然地发觉自己正处身在一个迷人的灿烂世界，这灿烂的世界却充满了丑恶与荒淫、饥馑与齷齪、贫困与放荡；这个灿烂的世界是突然之间从四面八方涌

①船头斜桅，伸出船头的桅杆，用以张紧前桅帆。

②《佩兰姆》，白尔瓦·李顿作于1828年。书中有许多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描写。本书作者引用此书，来表现海员对陆地生活的好奇。

③白尔瓦·李顿（1803—1873），英国小说家和政治家。《佩兰姆》是他的主要著作之一。

进这永不腐朽的大海来的，这世界便是他们所熟知的全部生活，也就是映入他们眼帘周围的整个陆地了——啊！终身被禁锢在海上的囚徒呵，真是神秘莫测！

辛格尔顿从十二岁起便航行在南行的航线上。过去的四十五年里（据他的履历表推算），他在陆地上生活的时间加到一起，也不超过四十个月——老辛格尔顿用他多年养成的温和克制的语调自夸说，从一条船到另一条船，他总是不分昼夜地埋头苦干——在嘈杂喧闹之中，老辛格尔顿独自静坐，悠哉游哉地诵读《佩兰姆》，神情专注，心平气和。那双硕大黝黑的手翻一页书，白净粗壮的路臂上，肌肉疙瘩就随着微微颤动一下。他的花白胡须上沾了些烟油，正顺着长长的胡须往下流，隐在胡须后面的嘴唇一动一动的，在咕哝着什么。透过闪着光彩的黑框眼镜，那双老花眼注视着书本，目不转睛。他的对面，和他的面孔平行的地方，船上豢养的猫蹲在起锚机的转筒上，象一个蹒跚的精灵，用碧绿的眼珠盯着它的老朋友。这只猫似乎正打算跃过坐在辛格尔顿脚旁一位普通水手弓起的脊背，跳上老人家的膝头。这位普通水手就是年轻的查理。他身体单薄，脖颈细长，脊梁骨在破旧的衬衫下隆起一连串的小山包。他的脸正俯在瘦骨嶙峋的膝盖上——这是一张早熟、机灵、淘气的脸。又大又薄的嘴唇两旁，各有一道深深的皱纹，看上去活象街头的的一个野孩子。他在用一小段旧绳子学打水手结，凸出的前额已渗出点点汗珠，呼哧呼哧直喘粗气；他不时用眼角斜睨老水手，而老水手却并不理会这个哼哼唧唧忙着赶活儿的小伙子。

嘈杂声越升越高。水手舱里闷热不堪，小个子贝尔法斯特感到很不自在，他装出一副滑稽相，眼珠子上下翻动，深红色

的脸庞就象是戴了面具的滑稽鬼，张着黑洞洞的大嘴打哈欠，怪模怪样的。对面一个半裸汉子，笑得前仰后合，眼泪都笑出来了。近旁的人则瞪着眼睛发呆。几个水手舒展着身子，趴在箱子上看热闹，脸上浮现出憨厚或嘲弄的微笑；他们的头顶上，几个弓身坐在上铺的汉子叼着短烟斗，棕色的光脚板荡来荡去。从床铺的白框边上伸出来几颗脑袋，眼睛炯炯发光，而身体却隐没在后面的黑暗中；那些边框看上去就象在一间刷得雪白、点着灯火的停尸房里放棺材用的狭长格子。吵闹声更响了。阿尔奇抿着嘴唇，还在从容地缝补，一声不响，勤奋踏实；他缩着身子，好象要把自己塞进一个比他的身子还要狭小的空间。贝尔法斯特尖声叫喊，象一个激动的穆斯林托钵僧：

“……冲着那条船的二副，我就是这么说的，伙计们，我说：‘对不起啊，先生，商务部的老爷们一定是被酒灌迷糊了，才准了你的执照的！’‘你说什么，混蛋——！’他说着，象一头发了疯的公牛朝我冲过来，……瞧他那一身白衣服，我举起那罐子黑焦油，一古脑儿朝他那活该倒霉的小白脸儿和那漂亮的外套泼去……‘看家伙！’我说。‘我是水手，不管怎么说，你是个爱管闲事的废物，马屁精，只配给船桥柱子垫脚的东西！我就是这样一个人！’我大喊大叫……可惜你们没看见他一蹦三尺高的劲儿，伙计们！焦油淋了个透，还糊瞎了眼，活该！嘿嘿……”

“别听他吹牛！他根本就没泼黑焦油，我当时可在场！”有人大声地揭发。模样差不多的两个挪威人并肩坐在一只箱子上，不言不语，宛如栖息在枝头的一对恋鸟，用天真无邪的眼睛瞧着他们。那个俄罗斯出生的芬兰人对呼喊笑闹无动于衷，一副痴呆相，活象一个没有脊梁的聋子。在他身旁，阿尔奇嘻

笑着穿动针线。吵闹稍停的当儿，一个胸膛宽阔、眼神迟疑的新水手不慌不忙地对贝尔法斯特说：“我真奇怪，宝贝，和你这样的家伙在一条船上，居然还有人能够活得下去！我敢说，要是你早就把他们制服了，他们就不至于那么坏了！”

“不坏！不坏！”贝尔法斯特尖声喊。“要是我们不凑到一块……不坏！他们没有得到机会时，可会装佯了，烂掉他们的黑心肝吧……”他挥舞双臂，唾沫星子飞溅，接着呲牙咧嘴地乐了起来，顺手从衣兜里掏出一块烟锭子，狠狠地咬了一口。另一个新水手——尖削的黄脸，飘忽不定的眼睛，他一直呆在船舱的阴影里，张着嘴巴倾听——也尖着嗓门说话了：“哎，反正这次航行是回家。管他好赖，只要能回得了家，我看干什么事都不难。我会照顾好自个儿的利益的！我倒要让他们瞧瞧！”所有的脑袋都转向他。只有那个普通水手和猫儿没有理会。他两手叉腰站在那里，是个白睫毛小个子。他的神态仿佛表明，对人间的一切堕落和暴力都了如指掌，可他身上却狼狈不堪，好象挨过一顿拳打脚踢，刚刚从泥浆里爬出来，好象被人撕扭，被人吐了唾沫，弄了一身污七八糟的东西……，但他却带着一副安逸的神情，冲着周围咧嘴乐。一顶烂毡帽压弯了他的两只耳朵，黑外套的下襟撕成了碎条，飘忽地拍打着腿肚子。仅剩的两颗钮扣也没扣上，谁都看得见里面没穿衬衫，让人想象不出还有那么破的衣裳，穿着也不合身，倒象是偷来的，这么说也真算不上冤枉。他的脖子细长，眼皮猩红，下巴颏稀稀拉拉挂着几根胡子；他瘦削的双肩高高耸起，活象一双折断了的鸟翅膀搭拉下来；他的左半身沾了一层泥巴，说明不久以前还睡在潮湿的阴沟里。在此以前，他一念之差干了件蠢事，竟斗胆地混上了一条美国船，结果被人痛揍一顿，好

容易才逃脱出来，保全了这条小命；接着，他就当地海滨流浪了两个星期，象可怜的梦游人，靠行乞度日。白天游荡，夜里钻垃圾箱，受尽了饥寒。这时，周围突然沉默了，他却站在那里嘻嘻地傻笑，让人看了很不愉快。洁白干净的水手舱成了他的避难所；在这儿，他尽可以偷懒、享福、吃吃睡睡——还可以诅咒他吃的东西；在这儿，他尽可施展好逸恶劳、坑蒙拐骗、敲诈勒索的惯伎；在这儿，他尽可以向一些人软骗，向另一些人硬敲——他干尽了这些勾当，还可在这儿得到报酬。其实，大家都了解他。这种家伙难道还少吗？这些瘟神的存在，就是要证明欺诈蒙骗与厚颜无耻是永世不移的因素！一位沉默寡言的老水手，一直躺在铺上抽烟，他有一双长长的胳膊，十个手指就象钩子一样。这时，老水手翻过身来细细地打量他一番，盯了片刻便“呸”地一声吐出一口唾沫，越过他的脑袋，飞向舱门。大家确实太了解他了！他就是这么一个人，既不会掌舵，也不会打水手结，在漆黑的夜晚干活，他一定会溜之大吉；要他爬上桅杆高处，就会用手脚死死撑住桅身，嘴里就不住地咒骂雨雪冰雹，咒骂黑夜；在别人忙个不停时，他就只顾诅咒大海。上边召集全体水手，他一定是最后一个出来，最先一个回去。大多数活儿他干不了，别的事情又不愿干。这个招人怜悯的家伙，在好心肠的人们以及刚刚上船、自顾不暇的生人面前，倒还挺得宠。对自己的私利他无所不知，而对勇敢、对坚忍、对忠诚以及对维系船员的义气，他却一无所知。他是在贫民窟污秽的、无人管教的气氛中长大的，对海上严酷的苦役怀有满腹的蔑视与憎恶。

有人冲他喊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唐金，”他答道，嘻皮笑脸地向周围扫了一圈。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另一个声音

问。“怎么着，和你一样，是水手啊，老家伙。”他答道，本想说得豪放点，结果却落个鲁莽。“瞧你这副德性吧，钻灶坑的伙伕都比你强！”一个自信的声音低声评论。查理抬起头，打趣地扬声道：“他也算个人，算个水手，”说完，用手背擦擦鼻子，弯下腰，又摆弄那段绳子去了。有几位哈哈大笑，别的人则迷惑不解地望着。这个衣衫褴褛的新来者不胜恼火，吼叫道：“对一个刚踏进水手舱的伙计，就这么个欢迎方式吗，你们算是一群人呢，还是一群没有心肝的畜生？！”“别为了一句话，就想剥掉衬衫打架，伙计，”贝尔法斯特喊道，火急地跳到前面来，带着威胁同时也还友好的口吻。“瞎了你的狗眼！”皮包骨的人不甘示弱地喊道，装腔作势地左右看看。“你难道没瞧见，我没有衬衫吗？！”

他双臂交叠，抖着贴在骨头上的破褂子，活象个小丑。“为什么？”他继续大声喊道。“那些嗜血成性的美国佬想踢破我的肚皮，我可是有骨气的人，一个英国人，地地道道的英国人！我堂堂正正地保卫自己的权利！他们要揍我，我只好逃了出来。就是这么回事。你们难道没见过人落难吗？呸！这是条什么破船呀！都快把我给摇散架了。我失去了一切。没有包裹，没有床，没有铺盖，没有衬衫——除了身上穿的，多一块布条也没有。可我还有点胆量，敢跟那些美国佬斗一斗。你们谁发发善心，给哥儿们匀一条旧裤子吧？”

他懂得应该如何去赢得这帮水手憨厚纯朴的心。果然，他们动了怜悯之情。表现的方式各不相同，有的显得滑稽可笑，有的则轻蔑无礼，也有粗俗暴躁的。第一个表示怜悯的人，扔过来一条毯子。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破烂衣服的窟窿眼里露出白色的肢体，表明他也是一个。一双旧鞋子落到他沾满污泥

的脚边，跟着又是一声喊：“下边来了！”一条沾了厚厚一层柏油的帆布裤子，团成一团，飞到他的肩头。一些人还有点拿不定主意。这善意的捐助象一阵风似的在他们的心灵上激起同情的波澜。减轻同伴的痛苦，恻隐之心人皆有之。他们异口同声地喊：“我们不会亏待你，伙计。”还夹杂着一些咕哝：

“可没见过这么潦倒的人”——“真可怜”——“我这儿还有件旧汗衫”——“你能用得着吗？”——“拿着吧，朋友。”水手舱里一片友情。他用光脚板四下里收罗，把这些什物聚成一堆，又环顾四周，看看还有没有更多的东西送来。冷漠的阿尔奇，敷衍了事地扔过来一顶旧布帽，帽顶还给撕掉了。老辛格尔顿始终陶醉在他的小说里，对周围的事毫不理会。查理年轻而机灵，他冷言冷语地奚落道：“要是你缺少铜钮扣来缝你的新衣裳，我倒是预备了两颗。”大伙儿同情的邈邈对象朝那位年轻人挥了挥拳头。“我会让你从这里滚过去，把舱面扫个干净，小崽子，”他恶狠狠地咆哮。“你可别怕，我要教会你怎样对一个能干水手讲礼貌，蠢驴！”他挑衅地瞪着眼珠子，当他一眼瞥见辛格尔顿已合上了书本时，他那双又小又亮的眼睛就忙着一张床一张床地扫视过去。“到门口那张床去——那床相当不错呢，”贝尔法斯特提议。他接受了这个建议，把杂七杂八的东西敛到脚下，捆成一捆，抱在胸前，然后小心翼翼地瞄了一眼俄国出生的芬兰人，那芬兰人正站在一旁，茫然凝视，或许他眼前正浮现出俄罗斯人常见的那种离奇的幻觉吧。

“别挡道，芬兰佬，”美国佬的手下败将恶狠狠地说。芬兰人没动，他没听见。“滚开，混帐东西，”那声音喊道，用胳膊肘把他拱到一边。“滚开，装聋作哑的蠢驴。滚远点儿。”那人打了个趔趄，站定了，一言不发地盯住说话的人。“这些可

恶的外国种，应该把他们关在舱底下，”唐金用讨人喜欢的语调对着水手舱大发议论：“你要不教他们好好呆在一个地方，他们就跟你挤在一堆，让你什么也干不成。”他把乱七八糟的一团丢到床上，又换了一副嘴脸，估摸一下上述行动的风险，接着就向呆立沉思的芬兰人跳过去。“我要揍得你鼻青脸肿，”他大喊大叫。“我要凿出你的眼珠子，你这该死的方脑壳。”人们大都上了床，他们二人占据了水手舱的过道。叫化子唐金的表演引起了大家的兴趣。他站在神情迷茫的芬兰人对面，身体在破衣服里扭来扭去，不远不近地摆好了一副拳击的架势，而对方依然表情肃穆，无动于衷。有一两位兴高采烈地鼓动：“干吧，哥儿们！”他们舒舒服服地耽在铺上，坐山观虎斗。别的人则一个劲地劝解：“别胡闹了！……钻进被窝去歇歇神吧！……”吵闹声又起来了。忽然间，传来一阵木棍敲击甲板的通通声，就象一门钢炮在轰轰地开火，立时震撼了水手舱。接着传来水手长的声音，慢吞吞的声音中带着命令的口气：“下面听见没有？到船尾去！所有的人都到船尾去。点名！”

蓦然，出现了惊人的寂静。随后，大家纷纷从铺上跳下，光脚板扑通扑通地踩在地上；一转眼，水手们便站满了整个水手舱的地板。帽子从乱糟糟的毯子里掏了出来。有的人边打哈欠边系腰带，把抽了一半的烟斗在木器上笃笃地敲了几下，便塞到枕头下边去。牢骚声四起：“怎么回事？……干嘛不叫我们歇着？”唐金尖叫：“日子要是这么过，我们非要给他好好改改规矩不可……你们谁也别管，我马上就……”没人搭理他。大家三三俩俩摇摇晃晃地跨出门槛，就象海上的一帮苦力，好不容易才迈开步子。那位热心肠的改革家跟在大后面。辛格尔顿吃力地穿上衣服，走在最后。他个子挺高，面容

慈祥和蔼，老运动员般的躯体上有一颗饱经风霜的头颅。唯独查理留在空地的亮处，坐在一直通向暗处的两条铁链子中间，匆匆地抽紧那根绳子，打完了绳结，接着猛跳了起来，把绳子朝猫身上扔去，落在猫的身后。那猫沉着地一跳，飞身跃过制链机①，尾巴硬挺挺地朝上撅起，活象一根小旗杆。

水手舱里烟气迷漫，灯火通明。外面，宁静、清新的黑夜以它那温存的、飘逸在星空之下的暖洋洋的气息，包围了所有的水手。繁星裹着稀薄、透亮的雾霭，高悬在桅杆之上。市镇那边，漆黑的海水起伏动荡，一条条光带在水面上轻轻地跳动，好象一缕缕束在岸边、飘来飘去的金丝线。再往前，只见一排排灯光笔直地延伸出去，仿佛是排列在高大建筑物之间威武雄壮的队伍；海港的那一头，昏暗的山峰隆起高高的黑色脊梁，就在这隆起的山脊上，点点星光象是上苍撒落的一片火花。更远处，比克拉②路一带，船坞大门外面高耸的灯柱顶端点着惨白刺眼的电灯，寒森森的就象从月宫里捉来的幽灵。抛了锚的船只四散在它们的泊位，悄然无声地浮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。微光闪烁的停泊灯下，朦胧地显露出船舶黝黑庞大的身躯，宛如被人遗弃的奇形怪状的建筑物，永远安睡在那里。

贝克先生正站在官舱门前召集全体水手。水手们趑趄趑趄地走过主桅，便望见了他那宽阔的脸庞和他眼前的一张白纸。同他并肩站着的一个小伙计，又困又倦，扬着脑袋，眼皮低垂，把一盏明亮的球形桅灯举在贝克先生面前。拖拖沓沓的脚步还没停稳，大副就开始一个个点名了。他声调严肃，名字念得很清楚，这种声调特别适合于不平静的孤寂场合，还适合于

①制链机，控制锚链的杠杆机械。

②比克拉，孟买附近一小城镇。

手段卑下、目的模糊的纷争之中，适合于忍受琐碎的困厄和烦人的义务之时。大副每叫一个人的名字，人群中便有人应道：

“有，先生！”或者“到！”随着喊声，就有人从聚集在右舷黑暗处的隐约可见的那群人中走了出来，拖着光脚板走进灯光的光圈里，又不出声地跨前两步，消失在后甲板左舷的暗影里。他们回答的音调各种各样：有的低沉浑厚，有的清脆响亮；有人觉得点名这一套纯粹是找麻烦，便很不耐烦地哼哈一声，因为商船上的纪律不那么严明，等级观念也比较薄弱，在不通人情的浩瀚大海面前，在艰苦繁重的工作面前，大家都感到彼此是平等的。

贝克先生不紧不慢地叫下去：“汉森——坎培尔——史密斯——万密伯。嗯，喂，万密伯，你干嘛不回答？你的名字总得要人叫两次。”芬兰人总算粗声粗气地应了一声，从人群中走出来，穿过那片光亮；他的穿着既奇异又俗丽，表情却象在漫游梦境。大副越叫越快：“克雷克——辛格尔顿——唐金……”噢，我的天！”那个破衣烂衫、让人难以置信的人形一出现在灯光下，大副不由得叫了起来。那人形站定了，咧开嘴，不怀好意地嘻嘻一笑，露出白白的齿龈和尖翘的长牙。“我有什么不对么，大副先生？”他问道。故作朴实的音调中，流露出粗野与无礼。甲板两侧都发出低低的嗤笑声。“没什么，过去吧！”贝克先生说，沉静的蓝眼睛又把这个新来的水手盯了一眼。唐金突然从亮处消失了，跨进点过名的漆黑一团的人群里；有人拍拍他的肩膀，他还听见奉承的低语：“他才不怕哩，他还敢跟他们开玩笑呢，他真敢！”——“真象一出滑稽戏”——“你没看见大副都被他吓了一跳？”——“噫，汤姆，要是我也曾经……！”